

我的树与花

□ 王国华

幼年成长于北地，树木三大金刚，杨树柳树榆树。查资料，显示它们似乎也开所谓的花，而我从未亲眼得见。

村外道路开阔，笔直地伸向远方。杨树立于两旁，树干白色，笔直，如箭穿云。树叶哗啦啦作响，除非落在地上，一生都在拼命拚往天空，外表极具正能量。

柳树要接地气一些，多在坑边。华北平原少河流，但村中的坑洼盛雨后积水，日久天长，竟也似小湖。无人特意种植，有湖即有柳，如有水便有鱼。不同于杨树，柳树常常歪斜，一半在岸边，一半在水上，枯后无人打捞，树干成为洗衣妇的参照物。“到树边洗衣去”，这样一招呼，彼此心知肚明。树干亦是孩子们的玩具，骑在上面打水仗。

一般家庭院子里，鲜植杨柳，多种榆树。榆树不直也不歪，也不成材，但好养。在水土贫瘠之地，扎根枝条就不用管了。春天会长出榆钱儿，从枝上捋下来，可生吃，可拌玉米面上锅蒸熟，淋几滴香油，撒点盐，在贫穷岁月可代饭。

以上几种树，倒有柳絮、杨絮之类，和暖的春风中，在化了冰的泥地上滚来滚去。风若大点，沾到头发上，怎么都滴不干净。

开花的植物也有。吾地产枣，村外成片的枣树。夏日枣花盛开，空气里弥漫着清甜的气息。枣花甚小，捏在手中如米粒，远望一片浅黄色。放蜂人驱赶着马车前来，在树下搭帐篷，把一个个方形的箱子排列好。我等孩童当然买不起蜜，有时候会偷着捉一两只蜜蜂，掰开肚子吃那里面的一小点点蜜，挨蜇也就免不了。

枣树林旁边还有苹果树和杏树，均开花。花期不长，或白或粉。我家先后承包过苹果园和杏

树园，果实不涩口时，便在园里搭窝棚，埋锅造饭，日夜驻守看护。而开花时，随人进出。谁会来赏花呢？花再漂亮，也不能吃。村民和园主关注的都是能挂多少果，能卖什么价。我作为园中主人，三十年后回忆起来，仍想不出花朵的样子。树们开花或不开花，在我心中总不是花。花儿们若有知，也许会恨我吧！

还有槐树。槐树籽乃中药，被主人用铁钩子一串一串拽下来，拿到乡里卖钱，叫人艳羡。槐树亦开花，可食，据称多食有毒。吃过一朵，甜丝丝，不觉其美。或是腹内缺油水，凡不能带来油水的，或甜或香，不过表面文章，骗不了肚子的。事后想不通，槐树经济价值高，可卖可食，村中土地肥瘠相似，为何不家家户户都种？

深圳的很多树都开花。

春日木棉，高大的树木上，进出一个个花朵来，通红通红，无杂质，肥硕厚重。落在地上，似有咣当之音。其象征意义浓厚，它一开，春天就真正来了，像是春天的先锋官，令旗一甩，万物皆应答：知悉。

我曾有诗赞曰：枝头遍染红彤彤，二月木棉露峥嵘。百花争艳情切切，春来伴香意重重。人间芳菲应有尽，浓肥丹赤却无穷。笑看夜来风雨疾，零落成泥还是红。多数人像我一样，把目光都凝聚在这些花上。什么树干啊，什么果实啊，无所谓。

正如夏日之夹竹桃，于路边绿化带中，绚烂成一条纯白色的长带子。名为桃，谁曾见其果实？花朵已成整株树的生命核心。桃之有无，已非必要。我开着车数次从旁经过，固然好奇，却没一次想要跑进绿化带的草丛里寻寻觅觅。从北方漂流到南粤，所见所闻，令心境越来越从容。

若偶然出现果实，反而大吃一惊。如美丽异木棉，秋冬之交，最绚烂的树种之一。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它，彼此早由新友成故交。其花纯粉色，巴掌大，满树的花朵能把蓝天染粉。忽一日，花朵陆续落下，奇崛的枝头，挂了五六个酷似芒果的东西，长圆形，新绿色。此处竟有果实！无数个问号和叹号在脑子里盘旋。后问方家，方知确实。此果成熟后，厚厚外皮会自然脱落，露出里面的一团团白色絮状物，柔软而保暖，可做枕头的填充物。

又如冬日之紫荆树，似插了满脑袋大花的傻丫头，头大体小。街头一行行，散发着暗香。为表其特立独行，有的花直接长在树干上。冬季多晴天，灰尘悄悄爬进花瓣。需待雨水清洗一两个小时，雨后的太阳一照，清爽干净，紫得透明。偶有晶莹的水滴啾啾落下，衬托紫荆之妩媚。这样的花，还要果实干什么。

更如鸡蛋花、风铃木等，各式各样的花朵，虽委身于树，并无依附感，反有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之意。有树干和枝条支撑，诚然好；想象着，若枝干撤走，它们不一定跟着走，甚或坚决地留在半空，就那么悬着，也不突兀，不散不乱不凋谢，自成一统。

花朵之独立，对枝干并非不恭。枝干亦坦然，绝不追问谁主谁次。花有花的事儿，它有它的事儿。在一起时，路人看到的是满树娇艳。花朵凋零时，树干仍矜矜自雄。

北地之树，大多少花，或有花而为果实湮灭。南地之树，大多花即一生。两者之迥异，岂有谁优谁劣？无此对比，怎知枣花成蜜之前的隐忍之美；无此对比，又怎知紫荆之独立亦是一个大局。吾生长于北地，倚北方之树；绽放于岭南，仰南方之花，心安矣。



西瓜凉夏

□ 郭瑜

“碧蔓凌霄卧软沙，年来处处食西瓜。”又是一年瓜熟季，绿皮黑纹、瓤红籽圆的西瓜，仿佛成了联结过去与现在的密码，在这夏日林荫的尽头，打开了一扇时空的门。

曾经坍塌的老宅在记忆中重建，经过狭长的弄堂，一路曲折迂回，我终于寻到了它。踩着斑驳的青砖，环顾四周，一个宽大的天井呈现在堂屋前端。跨过门槛，天井里的大丽菊花开正艳，西侧角落落有一口上了年岁的老井，井水清冽，能照出人影，向着井口高喊一声，人影便随着井水悠悠晃动起来。

儿时，到了夏天，母亲和我一起，把从挑担小贩处购买的西瓜散放床底。晨起，父亲随手选出几个瓜，逐个用手指弹几下，侧耳细听，将发出“咚咚”回响的西瓜置于橙色的网兜，收住袋口，系上一根长长的麻绳，再缚上一块沉重的砖块，随着几声冒泡，墨绿的麻绳与那抹溜溜的橙色一同消失在目光无法企及的井底。

天井的温度经过阳光的炙烤而升温，这时候，只需用铁皮桶打起清冽的井水，往水泥地上肆意泼去，瞬间便感到丝丝凉意。傍晚时分，将堂屋门槛上的两扇木门拆卸下来，置于两张长凳之间，搭起小蚊帐，别有一番纳凉赏月的好情境。彼时，也正是“冰镇西瓜”隆重登场之际。只见父亲缓缓拉起井绳，取出白天沉入井底的西瓜，切开来，清香四溢，冰甜爽口，当真是“香浮笑语牙生水，凉入衣襟骨有风”。

有时也有意外发生。一次，眼巴巴地等着父亲从井口拉起网兜，却发现只拉上来一块砖，瓜与兜竟一并沉入了井底。第二天借上叉戟绑上长绳一番忙活，网中之瓜失而复得，那种记忆真是难忘。

“烦暑避蒸郁，居闲习高明。长风自远来，层阁有余清。”唐人苏颋《小园纳凉即事》中的烦暑时分，也许只需要一个冰镇西瓜，就能令人避开蒸郁，享受那份闲适了。西瓜吃完后，黑而饱满的瓜子是不舍丢弃的。一粒粒洗净晒干后，用铁锅翻炒，洒上盐花，就成了纳凉时的美味小食。同样不可或缺，还有躲在蚊帐内，听奶奶讲民间小故事。忠勇而遭迫害的志士、为富不仁的财主、善良美貌的幻化仙子，各色人物乘着夏夜的风走来，有一种宝贵的情愫在夜色中氤氲开来，带给我们追寻正义与良知的自醒自觉。夜深了，天井后院的屋瓦上，一只灰白杂色的猫知趣地蹑足离开，我与奶奶絮叨着闲话，渐渐半眯起眼，与明月相拥而眠。

梦醒了，我已走出老宅那条幽长的巷道，归于光阴的一隅。不再有古朴有趣的天井，也不再有关聚纳凉的嬉闹。

外出用餐，西瓜汁依旧是我最爱的饮品，而儿时冰镇西瓜的味道终是难觅。我想，是因这冰镇西瓜交融了井水的冷与家人的暖之缘故吧。

走进景色悠闲地散步。轻轻迈开步子，嗅着清新的风，他们舒展开了身躯，松开了思绪。

风是令人心旷神怡的，吹在身上，让人们的面颊荡漾出了微笑，脚下有清脆的迈步声，环绕于人们的风声。远远地看，视野很小，人们矮了些，其实已融化在风的世界里了。风声是复杂的，在这一刻，动因它而美，静因它而美，人们也因它而美。

听吧，风还在吹呢，清透地，吹出美丽的风景，吹出了和谐的世界，吹出了最动人的音符。

献给志愿者

□ 史万忠

志愿者，你们的美名响当当

你们无私奉献的故事传遍四面八方

你们让走失的老人回到亲人身旁

你们让失学的儿童重返了课堂

你们让无家可归的人住上了新房

你们让重症患者获得了生的希望

你们为失血的产妇献出血浆

你们为困难群体慷慨解囊

你们奋不顾身地冲向火场

你们见义勇为不怕流血负伤

你们胜过孤儿的爹娘

你们是五保户老人的好儿郎

你们让贫困户脱贫致富奔小康

你们在抗疫中斩获全胜不下战场

你们救死扶伤大爱无疆

你们是无私奉献的好榜样

黑

土

地

风从耳边飞过，或轻柔，或呼啸。自然里，风声该是最动人的。

伴着风的撩拨，在丛林里漫游，风把一切吹得动起来。

树叶切开了清脆的风，开始晃荡。不可计数的浓密叶片互相碰撞，细小的声音重叠起来，像玻璃轻轻被敲打着，这由风牵动起的柔声，也是风声的一部分。

风加了速，飘动的美由此展开。枝条开始摇曳，挥打。绿色贴在身上掠过，我像触到了动人的风声。满眼被绿所覆盖，我被风卷入了漩涡，无

听，那动人的声音

□ 李泽厚

风从耳边飞过，或轻柔，或呼啸。自然里，风声该是最动人的。

伴着风的撩拨，在丛林里漫游，风把一切吹得动起来。树叶切开了清脆的风，开始晃荡。不可计数的浓密叶片互相碰撞，细小的声音重叠起来，像玻璃轻轻被敲打着，这由风牵动起的柔声，也是风声的一部分。

风加了速，飘动的美由此展开。枝条开始摇曳，挥打。绿色贴在身上掠过，我像触到了动人的风声。满眼被绿所覆盖，我被风卷入了漩涡，无

显得格外凝重。木上的纹路是多少年的沧桑痕迹，一道道，狭长的，像老者脸上的皱纹。树是永不倒下的，因为树干在静静守候。静在大风中更美了，静的风声是低沉的颂歌，动人的古腔。

透过斑驳的绿叶，可以望到河边小路上闲游的行人。大概是缘于风声的呼唤，人们

